

## “不可～也”補說

詹 緒左 (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, 蕪湖, 241000)

(1) 師曰：“不可只喫東西風也。”(《祖堂集》卷四《藥山和尚》)<sup>1</sup>

上揭例中“也”，曹廣順、梁銀峰、龍國富在《〈祖堂集〉語法研究》中分析為“表示祈使(禁止、命令)的語氣助詞”。<sup>2</sup>衣川賢次先生在其新著《禪宗語言叢考》中不贊同這一說法，他認為：

其實此處的“不可～也”實際上是“喫風是不可能的”之意的判斷句。引用此一節如下：“師問僧：‘汝從什麼處來？’對曰：‘南泉來。’師曰：‘在彼中多少時？’對曰：‘經冬過夏。’師曰：‘與摩則作一頭水牯牛去也。’對曰：‘雖在彼中，不曾上他食堂。’師曰：‘不可只喫東西風也。’對曰：‘莫錯，和尚！自有入把匙筯在。’”(卷4《藥山章》)意為藥山問：“你是從哪兒來的？”僧：“我從南泉而來。”師：“你在那兒住了多久？”僧：“從冬到夏。”師：“那樣的話，你變成了水牯牛了吧。”僧：“雖然住在那兒，我一次都沒去過食堂。”師：“你該不會喫的風吧。”僧：“和尚，別搞錯了，讓我用匙筯喫飯的人確是有的。”僧人解釋為有為自己勞役的僕人，表明自己尊貴。馬祖主張語言行動是佛性的流露，藥山主張佛性的尊貴。從南泉(馬祖弟子)處來的僧人因為知道藥山的思想，所以作此回答。<sup>3</sup>

衣川先生依據上下文的語境，尤其是結合禪學的思想背景來探討句意和詞義，這種研究方法確實是我們國內學者所缺乏的，顯然更能切近“文心”，也更能讓人信服。

不過，這一研究似還可以再深細一些。“不可”句，現有的《祖堂集》諸點校本、校注本、選注本均如此標點。但若對照禪錄中相關的記載，這樣的標點也許就值得考慮。此則公案非常有名，故屢見揭載。其中“不可”句，

“不可～也”補說（詹緒左）

《聯燈會要》卷十九《藥山章》錄作“爾口欲南風那？”《宗門統要續集》卷十一（上）《藥山章》寫作“口欲南風那？”（《禪林象器箋》第二類《殿堂門》中，“欲”作“飲”，餘同），而在《五燈會元》卷五、《五燈嚴統》卷五、《五燈全書》卷九《藥山》本傳中，此句又記作“口欲東南風那？”

彼此對讀，我們就不難看出以下幾點：

其一，“只喫”的“喫”，其義相當於“欲”和“飲”，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“喝西北風”的“喝”，儘管不同禪籍中此句的“風”向略有改變，或“南”，或“東南”，或“東西”。

其二，“不可～也”對應於“～那”，則表明它更有可能是用來表示反問語氣的，故“不可”句似宜標點作：“不可只喫東西風也？”其大意是說：難道要喝東西風嗎？試比較衣川先生的譯句：“你該不會喫的風吧。”語氣似覺有些過於溫婉，略嫌“藥”性不足。其實，此處“不可”屬強勢表達，用來表反詰語氣的（這一用法國內的大型語文辭書均未收列），而常與之配合使用的“也”亦有此種用法。下面是禪籍中的幾則用例：

(2) 僧問保福：“雪峯平生有何言句，得以羶羊掛角時？”福云：“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？”師云：“一千五百箇布衲，保福較些些子。”（《明覺語錄》卷三；《圓悟佛果禪師語錄》卷十七《拈古》“不可”句作“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那”）

(3) 臨濟問監院：“什麼處去來？”院云：“州中糶黃米來。”臨濟以拄杖面前劃一劃，云：“還糶得這箇麼？”院便喝，濟便打。典座至，濟乃舉前話，典座云：“院主不會和尚意。”濟云：“爾又作麼生？”典座便禮拜，濟亦打。師云：“喝亦打，禮拜亦打，還有親疎也無？若無親疎，臨濟不可盲枷瞎棒去也？”（《黃龍語錄·遷住歸宗語錄》）

(4) 上堂：“即心是佛更無別佛，即佛是心更無別心。如拳作掌，似水成波，波即是水，掌即是拳。此心不屬內外中間，此佛不屬過未現在。既不屬內外中間，又不屬過未現在，此心此佛悉是假名。既是假名，一大藏教所說者，豈是真耶？既不是真，不可釋迦老子空開兩片皮掉三寸舌去也？畢竟如何？但知行好事，休要問前程。”（《大慧語錄》卷三）

(5) 又因一日，翠微在法堂行道次，師而近前接礼。問曰：“西來密旨，和尚如何指示於人？”翠微駐步須臾。師又進曰：“請和尚指示！”翠微答曰：“不可事須要第二杓惡水漿潑作摩？”師於言下承旨，礼謝而退。《祖堂集》卷六《投子和尚》

以上四例中“不可”均表反問語氣，例3、4用的正是“不可～也”。例5中“不可事須”，日本禪籍俗語言研究會編、禪文化研究所發行的《俗語言研究》將其列入“待質事項”。<sup>4</sup>因難以解釋，此句的標點遂多歧異。《佛光大藏經·禪藏》本標點為：“不可事，須要第二杓惡水漿潑作摩？”<sup>5</sup>吳福祥、顧之川點校本、張華簡體字點校本標點為：“不可，事須要第二杓惡水漿潑作摩？”<sup>6</sup>張美蘭校注本標點為：“不可，事須要第二杓惡水漿潑？作摩？”<sup>7</sup>中華書局本標點為：“不可。事須要第二杓惡水漿潑作摩？”<sup>8</sup>另有論者釋“不可事”為“非法之事，此指行非法之事的人”，<sup>9</sup>標點同臺藏本。其實還是表示反問語氣的。此句《聯燈會要》卷十九、《五燈會元》卷五《無學禪師章》作：“更要第二杓惡水那？”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十四《無學禪師章》錄作：“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？”而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三十六《投子語錄序》則記作：“更要第二杓惡水潑？”再比較《古禪師語錄》：“上堂，良久。大眾不散。師云：‘做甚麼？不可須待惡水潑那？下去！’”或比較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三十七《鼓山先興聖國師法堂玄要廣集》：“更有一格人，腳不跨石門，怪他得麼？不可事須踏前踏後，納箇如何醉人相似？”可見“更～那”“更～作麼”“更～”和“不可～也”“不可～那”“不可事須～”的用法庶幾相當。例5句的意思不外是說：難道一定要再潑第二杓污水嗎？更有意思的是，“不可”既是“叵”字的緩讀，故而“叵”亦可用來表示反問的語氣，如《新唐書·呂才傳》：“因官命氏，因邑賜族，本同末異，叵為配宮商哉？”金王若虛《新唐書辨中》：“張柬之初與楊元琰共乘驢江中，私語外家革命事。柬之執政引為右羽林將軍，謂曰：‘江上之言，君叵忘之？’”顯然這裡的“叵”即“不可”，亦即豈，難道是也。

其三，我們還可以順帶解決一則校勘問題。“不可”句的“只”，原文作“口”，中華本校改作“只”（上引衣川先生的分析也錄作“只”），校記：“只：原字破損作‘口’，據禪文化研究所本校記校定。”<sup>10</sup>然上揭《聯燈會要》卷十九、《宗門統要續集》卷十一、《五燈會元》卷五、《五燈嚴統》卷五、《五燈全書》卷九本章中均錄作“口”，知校改難以信從。再說，“口喫東西風”

“不可~也”補說（詹緒左）

對應的是“有人把匙筯在”（用勺子筷子喫飯的人），改作“只喫”就等於隱去了比較的對象，話語的形象感、生動感也隨之減弱。

“照影渠看我，涵虛地壓天。”（《紫柏老人集》卷之二十五《明月池》）<sup>11</sup> 角度變，方法變，“看”出來的結果自然也是不一樣的。像衣川先生那樣密切聯繫上下文的語境，並將之置於禪學的思想背景來探討句意和詞義，必要時再輔以異文的比較（衣川先生新著《禪宗語言叢考》，開篇鉅作《禪籍的校讎學》以及《〈臨濟錄〉文本的系譜》，其中就有很多這方面精彩的分析。），而這，纔

是研究禪宗典籍語言的正途。以前我們的研究方法常常只滿足於就句論詞、就句論句，現在看來有時候還真的“不可也”。

- 1 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孫昌武、衣川賢次等點校：《祖堂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227頁。
- 2 曹廣順、梁銀峰、龍國富：《〈祖堂集〉語法研究》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330頁。
- 3 [日]衣川賢次：《禪宗語言叢考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153-154頁。
- 4 禪籍俗語言研究會編：《俗語言研究》第4期，1996年，第177頁。
- 5 《佛光大藏經》，臺灣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，1994年，第273頁。
- 6 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吳福祥、顧之川點校：《祖堂集》，嶽麓書社，1996年，第132頁。  
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張華點校：《祖堂集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03頁。
- 7 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張美蘭校注：《祖堂集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9年，第165頁。
- 8 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孫昌武、衣川賢次等點校：《祖堂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280頁。
- 9 譚偉：《〈祖堂集〉文獻語言研究》，巴蜀書社，2005年，第264頁。
- 10 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孫昌武、衣川賢次等點校：《祖堂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227頁。
- 11 紫柏尊者：《紫柏老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582頁。

## 參考文獻

- 曹廣順、梁銀峰、龍國富 2011 《〈祖堂集〉語法研究》，開封：河南大學出版社。  
譚偉 2005 《〈祖堂集〉文獻語言研究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。  
《佛光大藏經》1994 高雄：臺灣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。  
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孫昌武、衣川賢次等點校 2007 《祖堂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  
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吳福祥、顧之川點校 1996 《祖堂集》，長沙：嶽麓書社。

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張華點校 2001《祖堂集》，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。

[南唐]釋靜、筠編，張美蘭校注 2009《祖堂集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
[明]紫柏尊者 2013《紫柏老人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[日]衣川賢次 2020《禪宗語言叢考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。

[日]禪籍俗語言研究會編 1996《俗語言研究》第4期。

### 【要旨】

「不可～也」の句には「まさか～などということがあろうか」という強い反問の用法がある。『祖堂集』卷四藥山章「不可口喫東西風也？」（まさか風を食っていたなどということがあろうか？）は『聯燈會要』卷十九藥山章では「徧口欲南風那？」（おまえは南風を食っていたのか？）と言い換えているとおり、「不可～也？」は「～那？」に近い。同様の例は、

『明覺禪師語錄』卷三：「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？」（わたしに雪峯和尚の弟子の資格がないとでも言うのか？）、

『黃龍語錄・遷住歸宗語錄』：「若無親疎，臨濟不可盲枷瞎棒去也？」（もしふたつの對應に違いがないなら、臨濟和尚が妄りに棒打したことになるが、そんなことがあろうか？）

『大慧語錄』卷三：「既不是眞，不可釋迦老子空開兩片皮掉三寸舌去也？」（釋迦の説法が眞實でないとしたら、釋迦が舌先三寸で無駄口をしゃべっていたことになるが、そんなことがあろうか？）

『祖堂集』卷六投子和尚章：「不可事須要第二杓惡水漿潑作摩？」（二杯目の汚水を撒こうとして、いったいどうするのか？）

『古尊宿語錄』卷三十七『鼓山先興聖國師法堂玄要廣集』：「不可事須踏前踏後，納箇如何醉人相似？」（酔っぱらいのようにふらふらと前に行ったり後ろに戻ったりして、如何、若何と訊ねまわる輩を、ここで受け入れることなどできようか？）

以上のように「更～那？」、「更～作摩？」、「更～？」と「不可～也？」、「不可～那？」、「不可事須～？」の用法は近く、「～」の部分強く否定するのである。

なお、『祖堂集』卷四藥山章「不可口喫東西風也？」の「口」を中華書局版は「只」に改めているのは誤りである。

